



宗藩訓典成帙目錄

遼史

遼

楊隱撒刺

以下太祖近屬有孟仲季太祖系仲父故先仲父房

迭剌部夷离董刺葛

鐸骨札

中臺省左大相迭刺

鎮國軍節度使合住

西南邊大詳穩劉哥

領女石烈軍察割

附蕭塔刺葛魏璘

南府宰相蘇

阿魯敦于越曷魯

太保斜軫

惕隱滑哥

宣徽使海思

宋國王休哥

匡義軍節度使馬哥俱仲房

北院大王搠山西事屋質孟父房

六院部太保孟簡

于越遼王仁先

富春郡王義先

北院宣徽使馬六俱孟房

北院林牙韓留仲父房獨入此者存三父房之序也

南面林牙和尚季父房

吳國公頗的

林牙庶成

都林牙庶箴

通進蒲魯

左夷离畢鐸魯幹俱季房

樞密副使玦進贊之後

北院宣徽使阿沒里亦遙輩

北院樞密使安搏玄祖之後以下太祖遠屬上自玄懿肅三祖旁及五六院

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陳家奴懿祖弟之後

于越轄底

肅祖之後

迭刺部夷离董迭里特

北院大王圖魯窘

俱肅祖

混同王乙辛

五院部

樞密院侍御阿息保

節度使敵魯

俱五院

採訪使頗德

六院部

六院部夷离董蒲古只及子鐸臻

天德軍節度使鐸軫

太子太師裏履

豳國公合里只

總領敵烈皮室軍漚里思

南院大王吼

觀察使本者

术者喜蕭氏

北院大王那也

北院夷离董斜涅赤

右皮室詳穩古

北院大王韓八

太傅遷中臺省左相羽之

國子博士知制誥突呂不

四蕃部詳穩瑤質

涿州刺史虎古

彰國軍節度使學古

大尉烏不呂

漆水郡王海里

岐王世良

寄班都知夷獵葛

西平郡王賢適

御史中丞石柳

北院大王盆奴

歸義軍節度使官奴

太子太傅崇古

乙不哥俱六院

東丹人皇王倍以下太祖子孫

南京留守婁國

天下兵馬大元帥洪古

趙王喜隱

昭懷太子濬

秦國王重元

安定郡王涅魯古

晉王敖盧幹

宗藩訓典戍帙

遼史

遼太祖耶律億字阿保機契丹迭刺部人本炎帝之裔

隋唐之際號大賀氏後更號遥輦氏至太祖興又號世里氏與大賀遥輦為三耶律本號契丹石晉時改號遼起唐季歷五代宋二百餘年云

楊隱撒刺以下太祖近屬有五仲季太祖系仲父故先仲父房

神冊二年春始置楊隱典族屬以皇弟撒刺為之卓魯子亦

名撒刺 評曰楊隱即古宗人府也按遼官制分北南院

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按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

處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帝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木之

輦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輦是也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

之事初太祖分迭刺夷南董為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

之

院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名北院牙帳居大內宰相樞
密宣徽林牙下至卽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
面之事其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
戶部夷离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
南府宰相總之楊隱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論
議以象公師當時朝廷之上職簡事專萬里之中吏稱
民安雖夷狄之君而其建立規模固已宏遠矣此遼之
所以興歟

迭刺部夷离董刺葛

刺葛字率懶性愚險太祖卽位為楊隱討涅烈部破之
而驕遂與弟迭刺第寅底石第安端第謀反安端妻粘

睦姑知之以告得實上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荆牲
告天地為誓而捨其罪且謂刺葛曰汝謀此事不過欲
富貴爾出刺葛為迭刺部夷离董封粘睦姑為晉國夫
人評曰謀反大逆罪在不赦而况刺葛尤罪之魁乎
太祖不忍加誅已為失出而又出之為迭刺部夷离董
以富貴之是賞之使反也此其所以益無忌憚也至於
粘睦姑之封晉國夫人則以古有告奸之賞太祖借以
風逆黨故不與自首免罪同科爾

○六年夏四月梁卸王友珪弑父自立秋七月丙午親
征朮不姑降之俘獲以數萬計命弟刺葛分兵攻平州
八月上次恩德山冬十月刺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刺寅

底石安端等反上遣人使梁致祭還次阿魯山聞諸弟以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灤是日燔柴翌日次七渡河諸弟各遣人謝罪上猶矜憐許以自新七年春正月甲辰朔以用兵免朝甲寅王師次赤水城弟刺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馬以將軍耶律樂姑轄刺僅阿鉢為御解兵器肅侍衛以受之因加慰諭刺葛等引退上復數遣使撫慰二月甲戌朔梁均王友貞討殺其兄友珪嗣立三月癸丑次蘆水弟迭刺哥圖為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而至給稱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而刺葛引其衆至乙室董淀具天子旗鼓將自

立皇太后陰遣人諭令避去會弭姑乃懷里陽言車駕且至其衆驚潰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刺葛遣寅底石引兵徑趨行宮焚其輜乘廬帳縱兵大殺皇后急遣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上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爲意諸將請急追之上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旣切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盡以先所獲資畜分賜將士夏四月戊寅北追刺葛已卯次彌里聞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至達里淀選輕騎追及培只河盡獲其黨輜重生口先遣室帝及吐渾酋長拔刺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蹕命北宰相

迪里古為先鋒進擊之刺葛率兵逆戰迪里古以輕兵薄之其弟遏古只臨陣射數十人斃衆莫敢前相拒至晡衆乃潰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車乘廬帳而去前遇拔刺迪里姑等伏發合擊遂大敗之刺葛奔潰遺其所奪神帳於踞上見而拜奠之所獲生口盡縱歸本土其黨庫古只磨朶皆面縛請罪師次札堵河大雨暴漲五月癸丑遣北宰相迪輦率驍騎先渡甲寅奏擒刺葛涅里衮阿鉢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實魯寅底石自剄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刺葛涅里衮阿鉢詣行在以藁索自縛牽羊望拜上還至大嶺時大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為食孳畜道斃者十七八物

賈十倍器服資貨委棄於楚里河狼籍數百里因更刺葛名暴里丙寅至庫里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以生日六百馬二千三百分賜大小鶻軍六月甲申上登都庵山撫其先竒首可汗遺跡徘徊顧瞻而興歎焉聞獄臣涅离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命誅之庚子次阿敦灤以卷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黨各以輕重論刑至石嶺西詔收回軍乏食所棄兵仗召北府兵驗而還之以夷离董涅里衮附諸弟為叛不忍顯戮命自投崖而死 評曰刺葛謀反太祖不誅而富貴之不惟富貴之而又委之兵柄使攻平州是齎寇以糧倒持秦阿而授之柄也其不反噬我及復誘諸弟反

宗室言典片物
八八
三頁白書院
可以決其誅矣見其謝罪又矜憐之見其乞降又解兵器受之而慰諭之彼以為帝國不殺我可玩而侮也遂令迭刺哥安端給稱入覲將逞不利於帝而身建天子旗鼓以自立焉帝于是始怒而以兵追之及其擒詣行在當復何說又止更刺葛名為暴里雖涅里袞亦不忍顯戮嗚呼太祖於叛逆何若是其曲宥執律以周公管蔡之誅雖謂之小不忍可也

○八年春正月有司所鞠逆黨三百餘人獄既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復生賜宴一日隨其平生之好使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刑首惡刺葛其次迭刺哥上猶弟之不忍寘法丈而

釋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為刺葛所使皆釋其罪前于越赫底里子解里刺葛妻轄刺已實預逆謀命皆絞殺之寅底石妻涅离時有獄官亦名涅离脅從安端妻粘睦姑嘗有忠告並免因謂左右曰諸弟性雖敏黠而蓄奸稔惡嘗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兇狠谿壑竒塞而貪黷無厭求人之矢雖小而可恕謂重如泰山身行不義雖入大惡謂輕於鴻毛昵比群小謀及婦人同惡相濟以危國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比宰相實魯妻餘廬覩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後于叛逆未宜之法而病死此天誅也解里自幼與朕常同寢食眷遇之厚冠於宗屬亦與其父背大恩而從不軌茲可恕乎秋七月丙申朔有司

宗潘訓典成
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餘人罪狀皆棄市上嘆曰致
人於死豈朕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
道殘害忠良塗炭生民剽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
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 評曰觀
太祖所以處有罪者不惟有惠政且有仁言矣然而非
聖王用法之意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明法昭然不可
私棄太祖既知首惡刺葛其次迭刺哥而寅底石安端
為刺葛所使則刺葛當伏渠魁之辜而迭刺哥即次之
矣今皆從杖釋似少區別而戮轄刺已薄示首從至寅
底石安端併杖不用矣粘睦姑忠告猶有可諉涅商無
名槩以脅從嗚呼脅從誠可免矣而諸帳族三百人獨
無一脅從可矜者乎太祖於同氣雖其妻曲免之而於
諸帳族則不分輕重悉誅之是其法獨行於疎且遠者
而不行於親且近也何以服天下執瞽瞍殺人臯陶執
之管叔挾殷周公殛之夫法之必行要使人畏忌而不
敢犯也太祖之法如此無怪其內難與遼始終也已

鐸骨札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
解之知蛇謂穴傍有金鐸骨札掘之果得金以為帶名
龍錫金 評曰龍錫金佩鐸骨札得而名之者曷魯以
為太祖受命之符何也鳴在本帳下應在本帳中

中臺省左大相迭刺

迭刺字雲獨昆性敏給太祖曰迭刺之智卒然圖功吾

所不及緩以謀事不如我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

后謂太祖曰迭刺聰敏可使遣近之相從二旬能習其

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諳貫後與兄刺葛謀反

刺葛遁迭刺與安端降太祖杖而釋之神冊祖大三年夏

四月皇弟迭烈哥以刺謀叛事覺知有罪當誅預為營

壙而諸戚請免上素惡其弟寅底石妻涅里衮前名涅

改與夷裔莖涅里衮接乃曰涅里衮能代其死則從涅

里衮自縊壙中并以奴女古叛人曷魯只生瘞其中遂

赦迭烈哥天顯祖太元年為中臺省左大相 評曰迭刺

以智謀見許於太祖以聰敏見奇於太后竟能通回鶻

之語制契丹之字可不謂才智士哉然佐逆為亂至再

至三及其營壙無聊已極倘非涅里衮之代死必為壙

中鬼矣乃知啓明亡國偽辯殺身而卒然之智終不如

緩以謀事之長也但今日之涅里衮固前日之涅里衮也

帝既素惡之何不於殺轄刺已時併殺之而至今日乃

欲其代迭刺之死也夫以寅底石之妻代迭刺之死已

非從一之義而既縊壙中之後又并以叛人曷魯只生

瘞焉是既不使之與君子偕死而且使之與逆賊同穴

何其待之酷也此無他素惡之也刑賞人主之大柄不

可以愛惡行之以素惡之而遂使之不得以正斃太祖

於是失君道矣

鎮國軍節度使合住迭刺

合住字粘衮幼不好弄臨事明敏善談論保寧初以宋師屢梗南邊拜涿州刺史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獲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壤敬畏屬部又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拜左金吾衛上將軍秩滿遙攝鎮國軍節度使卒合住智而有文曉暢戎政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未辭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為合住一言贖於數十萬兵 評曰子儀單騎見吐蕃合住立馬對郡將豈緊談論之善皆由威信之享

西南邊大詳穩劉哥碩底

劉哥字明隱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凶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累遷西南邊大詳穩會同詠十年叔父安端從

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隣居世宗立於軍中安端議

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皇太后

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於泰德泉既接

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歆以鎗刺之劉哥以身衛

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虜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

哥與安端朝于行在詠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

然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爾事平以功

為惕隱天祿中與其弟益都王子天德侍衛蕭翰謀反

耶律石列發其事劉哥以飾詞免後請帝博款因進酒
弒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劉哥鎖項以博帝問汝
實友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貫之
耶律屋質固諍以為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具服詔
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 評曰劉哥逆臣也其
初附世宗亦以南北院公議立之而附之未必修怨太
后也及太后疑其怨遂借怨殺父以塞其問爾君父同
倫忠孝一道彼無有於君亦何有於父若果以此怨則
實底石佐逆兵敗固不赦之罪也太后以太祖再釋之
而又命之輔東丹故遣劉沙殺於路則殺之義也禮殺
人而義者于無讎故禹痛鯀之殛但致美黻冕致孝鬼
神而已不然也王哀痛儀之死但掩卷蓼莪悲感門人
而已不然也向若太后以是駁之劉哥何辭以對執惟
不以父之叛太祖為罪而怨之故不以已之叛世宗為
罪而效之若劉哥者真世濟其凶矣

領女石烈軍察割

安端子

察割字歐辛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為懦太祖曰此
凶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
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即位於
鎮陽安端聞之歆持兩端察割曰太弟李忌刻若果立
豈容我輩末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
即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會安端

為西南面大詳穩察割祥為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鎗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為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官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奸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為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

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倍于行官群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弒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見碼碯盆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詫子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弒皇后於樞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弒逆復將若何有夷离董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繫群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

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
此為詞猶可以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
與番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王復令敵獵誘
察割鬻殺之諸子皆伏誅 評曰易牙食子齊桓疑之
吳起殺妻魯參絕之蓋以其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而
况捨父事我之子可保其無他乎帝乃不納屋質之正
論而反使出入禁中得以逞其凶頑之性遂致上不保
毋中不保身下不保后豈不悲哉且察割行弑逆以僭
位號而乃以有一碼碯盆託于其妻此與小兒取碎盤
物以笑樂者何異宜其陣一出而遂為敵獵所誘壽安
所鬻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察割之謂矣

附錄 塔刺葛魏璘

國舅別部敞史蕭塔刺葛素剛直或言泰寧王察割有
無君心塔刺葛曰彼縱忍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
酒酣塔刺葛提察割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
國屬曲加矜憫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為若長惡
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
也天祿末為北府宰相及察割作亂塔刺葛醉詈曰吾
悔不殺此逆賊尋為察割所害 評曰蕭塔刺葛真可
謂忠貞矣昔漢外戚呂氏有無君之心而朱虛侯以宗
室疎屬能斬亡酒者一人以張劉氏之勢而呂氏卒不
能害遼宗室察割有無君之心而蕭塔刺葛以國舅別

部敬史能提察割耳強飲之以張遼主之勢而卒為察割所害夫宗室外戚常相為低昂者也勢在宗室則外戚束手勢在外戚則宗室吞聲此周子所謂勢輕重也惟有志者不為勢所移呂氏有呂后以主於內呂氏強矣朱虛以其無君而斬之察割有世宗以信於上察割強矣塔刺葛以其無君而捉之蓋志在於君勢固不暇論也然或以安割或身且不保則以見幾審勢顯神歲用塔刺葛當不及朱虛爾

○魏璘以十名世天祿世宗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勝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

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五年察割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璘嘗為太平王罽撒葛卜僭立事上聞之免死流烏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評曰魏

璘卜者史謂其為察割卜謀逆為罽撒葛卜僭立而罪之夫卜以知吉凶為奇本不擇事而卜也璘為罽撒葛卜僭立史不載所以至於卜察割謀逆則謂太王之數

得一日矣宜慎之初未嘗勸之使逆也何罪哉况其以
火煙別馬馳之遲疾以柴火决周燕之勝敗皆以五行
生尅言之未可以術數少之也

南府宰相蘇

蘇字雲獨昆

字同

言無隱情太祖尤愛之三年滄州節

度使劉守文為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討之上命皇

弟舍利素

蘇素聲近

夷离董蕭敵魯以兵會守文於北淖口

進至橫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因名北淖口為

會盟口五年夏五月皇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謀反

刺葛詐降蘇往來其間既平蘇力為多神冊五年閏六

月以蘇為惕隱六年春以蘇為南府宰相南府宰相自

諸弟構亂府之名族多懼其禍故其位久虛

舊制北宰相府皇族

四帳選任南宰相以鋤得部轄得里只里古攝之府中

府國舅五帳選任數請擇任宗室上以舊制不可輒變請不已乃告于宗

廟而後授之宗室為南府宰相自此始天贊三年九月

丙午遣騎攻阻卜南府宰相蘇南院夷离董迭里略地

西南乙卯蘇等獻俘四年十二月乙亥詔曰所謂兩事

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

海大諲譭閏月壬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丁巳

次商嶺夜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春正月庚申拔扶餘城

誅其守將丙寅命惕隱安端北府宰相蕭阿古等將萬

騎為先鋒遇諲譭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太元帥堯骨南

府宰相蘇北院夷裔董斜涅赤南院夷裔董迭里是夜
圍忽汗城已巳誣譟請降庚午駐軍于忽汗城南辛未
誣譟素服藁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上優禮而
釋之丁丑誣譟復叛攻其城破之誣譟降壬辰以青牛
白馬祭天大赦改元天顯丙午改渤海國為東丹忽汗
城為天福冊皇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三月乙酉班
師以大誣譟舉族行七月辛未衛送大誣譟于皇都西
築城以居之賜誣譟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按烏魯古
只太祖及迭律后受誣譟時所乘二馬名也因賜誣譟夫婦以為名九月壬戌南府宰相
蘇薨蘇性柔順事上忠謹太祖二十功臣蘇居其一但
在南府以賄聞民頗怨之評曰太祖兄弟六人四人

謀叛而蘇獨不後豈非歲寒之松柏哉且不特不後而
於刺葛詐降之際能往來其間以至事平史言蘇力為
多則其往其來要必有曲為維持調護之術出於詞氣
之外者蓋其柔順忠謹言無隱情不激不隨自然感動
故能上全太祖不殺之恩下寬四昆必死之辜而與斷
斷爭勝骨肉間者不可同年語也南府宰相本國舅之
職太祖破格而授之豈偶然哉二十功臣蘇居其一而
議者多歸之攻阻卜降誣譟噫在此不在彼

阿魯敦于越曷魯

迭刺部人

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遊從父
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裘

馬為好然曷魯事太祖彌謹會滑哥殺其父釋魯曷魯
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及噬我今彼歸罪臺晒
為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曷魯常佩刀後太
祖以備不虞居久之曷魯父偶思病召曷魯曰阿保機
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
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
已喻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 評曰釋魯奇曷魯太祖
之興家而不及滑哥滑哥之所以弑父也曷魯以釋魯
之死由已與太祖所以料滑哥之反噬而常佩刀以從
太祖也蓋太祖曷魯滑哥之所忌也至于曷魯之父偶
思病亦以太祖神畧天授既以太祖囑曷魯而又以曷

魯囑太祖是太祖為命世之主曷魯為名世之臣不特
釋魯識之而偶思亦識之也若二父者真可謂知人矣
但偶思有曷魯而釋魯則滑哥此孟子所謂其子之賢
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釋魯在韓留傳稱仲父

神父
房也

○太祖為捷馬狝沙里參預部族事曷魯領數騎召小
黃室常來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
魯議不行會計越兀與烏古部曷魯為前鋒戰有功及
太祖為迭刺部夷离董討奚部其長木里徧險而壘攻
莫能下命曷魯持一笱往諭之既入為所執乃說奚曰
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离董於奚豈有較

輓之心扒漢人殺我祖奚首夷离董怨刺骨日夜思報
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爾夷离董
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今奚殺我違天背
德不祥真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
木里感其言乃降太祖為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為迭
刺部夷离董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子
室帝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魯伏兵桃
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降室
帝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曷魯侍克用顧而壯之曰
偉男子為誰太祖曰吾族曷魯也 評曰太祖知曷魯
賢非曷魯議不行是能用其父偶思之言也曷魯傳矢

喻奚以降木里伏兵擊霸以降室帝是能不負其父之
薦也及李克用雲州之會正兩國觀望之際也克用壯
曷魯為偉男子至欲識其姓名而太祖以吾族曷魯答
之則不惟使之知契丹有人而且使之知吾族有人其
用意亦深遠矣

○會進輦痕德董可汗沒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
辭曰昔吾祖夷离董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
為是言何歟曷魯進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
見第為國人所推戴爾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
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
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

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
我國削弱齟齬於隣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
汗知天意故有是命爾且遙輦九營基布非無可立者
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
猶蛇見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
獨召曷魯責曰衆以遺命逼我汝不明吾心而亦佞隨
耶曷魯曰在昔夷裔董雅里雖推戴者衆辭之而立阻
午為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隳委質
他國若綴旒然羽檄蠶午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
日應天順人以谷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即皇
帝位命曷魯摠軍國事 評曰由此觀之則太祖之即

位實曷魯決之也釋魯猶龍之言偶思執手之託至是

驗矣

○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刺葛等往
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
餘充之以曷魯及蕭敵魯摠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祖
命曷魯摠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為迭刺部夷裔董時民
更兵焚剽日以抗敵曷魯撫戢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
庶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乃請制朝儀
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既備禮受冊拜曷魯為阿魯
敦于越阿魯敦者遼言盛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
為前鋒神冊二年從逼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

可汗州西敗其軍遂逼幽州未下太祖以時暑班師留
曷魯與盧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曷魯等以軍少無
援退三年七月皇都旣成燕群臣以落之曷魯是日得
疾薨年四十七旣葬賜名其阡宴谷山曰子越峪詔立
石紀功清寧道間命立祠上京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
問所欲言曷魯曰陛下聖德寬仁群生成遂帝業隆興
臣旣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迭刺部議未決願亟行
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
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為心云子惕刺
撒刺俱不仕 評曰曷魯病革太祖問所欲言惟以未
析迭刺部為憾轄底臨刑太祖問便國事亦以當析迭
刺部為言豈當時之事果無急於此者乎昔漢諸侯王
強大難制晁錯患而削之而七國難作故主父偃建請
諸侯王得推私恩分王諸子而不削于是人皆德之而
不知其分之也實小之而削之也是善弭患者也曷魯
為太祖之心宜有此議而轄底之智亦足以及之真奸
雄之黠矣此太祖之必去之也然都城於是日落成曷
魯卽於是日得疾君子能無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疑
哉嗚呼身旣不免子俱不仕史稱其君臣相得庶吳漢
之於光武亦近於誣矣

太保斜軫

曷魯孫

斜軫字韓隱性明敏不事生產保寧景元年樞密使蕭

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改南院大王 評曰漢武欲得非常之人以立非常之功乃詔曰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蕭思溫之薦斜軫亦此意也召問時政占對剴切此豈佚蕩者之所能為乎斜軫不遇思溫則亦不事生產之一無賴子弟爾

○乾亨景宗初宋再攻河東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禡而退是

年秋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討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粱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 評曰斜軫白馬嶺之功在沙戰不利之後得勝口之功在奚底敗績之後皆乘前將之敝而奮其智勇以赴之其功高矣而得勝口之戰尤奇夫韓信拔趙幟立漢赤幟以驚趙人蓋以漢之赤幟足壓其心也而斜軫反取奚底之青幟立之何哉韓信示已之有餘以制其來斜軫則示已之不足以誘之來兵道多端固如此

○統和聖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為北院樞密使會

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
燕以斜軫為山西踞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
兵守自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
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射
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
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
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
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敗之宋軍在渾源
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凜伏兵於
踞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衆為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
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

州地名衆

軍皆潰繼業為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
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
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
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斜軫歸闕以功
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太后親為哀臨仍給葬
具庶子狗兒官至小將軍 評曰楊無敵首建梗邊之
策以為必無敵也卒之軍潰狼牙身擒流矢為斜軫所
笑黯黯而死無敵安在哉此矜功啓釁之戒

楊隱滑哥

滑哥字斯懶隋國王釋魯之子性陰險初烝其父妾懼
事彰與剋官名蕭臺晒等共害其父歸咎臺晒滑哥獲免

太祖卽位務廣恩施雖知滑哥凶逆姑示含忍授以惕
隱六年滑哥預諸弟之亂事平群臣議其罪皆謂滑哥
不可釋於是與其子痕只俱陵遲而死勅軍士恣取其
產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惡不可言諸弟作
亂皆此人教之也 評曰滑哥烝父之妾因弑父以滅
其迹與尅同弑因咎尅以逃其罪其端皆起於烝父妾
之一念而轉展殺害陷于大惡太祖不治其罪反授之
惕隱以典族屬安得不以其弑父者教諸弟使反君乎
嗚呼弑父逆子反君亂臣帝於是雖欲釋之不可得矣

宣徽使海思

釋魯庶子

海思字鐸衮機警口辯會同太宗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

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
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
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
急於求賢是以來爾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卽召
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
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才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
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
頗德如着靴行曠野射鵠帝大笑擢宣徽使屢任以事
帝知其貧以金器賜之海思卽散于親友後從帝伐晉
有功世宗卽位於軍中皇太后以兵逆于潢河橫渡太
后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立屋質至帝前諭旨不屈世

宗遣海思對亦不遜且命之曰汝見屋質勿懼海思見
太后還不稱旨既和領太后諸局事穆宗卽位與冀王
敵烈謀反死獄中 評曰海思衣羊裘乘牛詣闕陳事
觀其所以自予誠若有奇抱者及世宗卽位軍中而太
后遣屋質來責世宗亦遣海思入對然屋質至帝前諭
旨不屈而海思見太后還不稱旨豈其所以自予亦空
言無當於用耶蓋沉毅厚重者可任大事而便僂佞厲
者終難遠到海思初見人主而卽以恢譎領其試已之
大臣其非任重道遠之器可知矣史稱屋質簡靜有器
識重然諾海思機警口辯夫機警口辯豈足以當有器
識者哉至晚節末路遂與敵烈謀反而死獄中所繇曾
不能自別於所傾者則器使之然也噫

宋國王休哥

休哥字遜寧祖釋魯隋國王父綰思南院夷离董休哥
少有公輔器初烏古室蒂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
幹討之應曆末為楊隱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
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
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
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
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
還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
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

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爾
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
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走
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撫南面戍兵為北院
大王車駕親征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
帝親督戰休哥斬師餘衆退走入城宋陣於水南將戰
帝以休哥馬介獨黃慮為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
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屍滿道鞞矢俱
罄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盃勞之曰爾勇過於
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于越 評曰虎石以
講武習戰知宋人之意在河東匡嗣不信而卒伐漢休

哥以彼衆而銳知宋人之降為誘我匡嗣不聽而卒敗
績匡嗣愚而自用如此其可以為將哉昔宋藝祖臨陣
必樊纓飾馬或諫曰如此為賊所識帝曰吾固欲其識
之爾令瓦橋之戰而休哥介馬獨黃帝乃慮其為敵所
識而以玄甲白馬易之蓋藝祖自信之深而景宗則愛
休哥之至也况兵尚詭道或潛形匿迹以取勝或標名
顯勢以制人道固不同論難一律

○聖宗

景宗長子

即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

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棄修武備邊境大
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曹彬
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隔圍安置屯時北南院奚部

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
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
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
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虜食擊其離
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
兩邊而行軍渴乏并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于涿聞太
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
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悉
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嬰促兵往
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
流太后旋旆休哥敢宋屍為京觀封宋國王又上言可

乘宋弱畧地至河為界書奏不納

評曰曹彬米信皆

宋名將也一出雄易而遂取岐溝陷涿州置屯固安其
功著矣然休哥雖以兵少力寡不敢出戰而所以設奇
畫謀使彼糧運不繼自救不暇者既深且固故太后軍
一至則促騎圍之彬信僅以身免而沙河為之不流倘
非太后不納其略地至河之奏河為遼矣休哥真人傑
也哉

○及太后南征休哥為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
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
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
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等乘暑潦來攻易州諸

將憚之獨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計獻于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兕啼乃曰于越至矣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此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官至節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評曰休哥以料敵如神之智百戰不挫之勇能使曹彬夜遁宋兕止啼正如于將出劔鋒寒氣肅有揮霍直前之勢乃蘇葺鋒歛錐以蓄其銳恤燕民之疲弊戒戍兵之犯宋功讓諸將而不居馬牛還南而不取與彼瞋目戟髯貪功喜殺者判天壤矣孰謂夷無人哉

匡義軍節度使馬哥

俱仲房

馬哥字訛特懶與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日誦太祖太宗及先臣休哥遺訓未暇奉佛帝悅評曰道為玄門佛為空明皆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者也世宗以黃白問陳搏則對以治天下安用此與宗以奉佛問馬哥則對以誦祖訓未暇及一直規之一巽入之摠之則二氏之學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不用學亦不暇學者也

北院大王摠山西事屋質

孟父房

屋質字敵輦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為惕隱太宗崩大臣立世宗兀欲人皇子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泐泐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橫度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畫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

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

世宗皆太

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

帝世宗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詞多不遜屋質諫曰

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

為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

柰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

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唯和為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

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

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請太后約和

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
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
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
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倍在何故立嗣聖太宗太后曰立嗣
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
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
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
唯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
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
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
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

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
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
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太后尚以

為非况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詞願立永康王

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
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

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爾上喜其

忠以上定世宗之位天祿世宗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

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為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
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幸遂寢未幾劉哥
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

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刺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為朕鞠之屋質率劔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翰遷劉哥以盆都使轄夏斯國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為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群臣皆醉察割弑帝世宗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圖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即位太宗長子謂屋質曰

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

質固辭以上定穆宗之位應曆穆宗五年為北院大王揔山西事

保寧景宗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

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為大軍

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

幣於屋質以聞帝命受之是年五月薨年五十七帝痛

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

云 評曰屋質立世宗又立穆宗真兩朝定策元勳矣

而立世宗為尤難蓋李胡為太后所愛非屋質謀而能

斷正而有禮必不能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以和議成功

也

六院部太保孟簡

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敵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太康道宗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奸憚竊柄出為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蝼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况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單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

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太康中始得歸鄉里詔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天祚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奸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評曰文人多浮才子多怨而孟簡論史則懼好惡徇情之有

禍論治則謂簿書法令之滋奸及以嫉邪見逐又安而不怨徃徃見於詩序之間蓋進于道矣

于越遼王仁先

仁先字紉鄰小字查刺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仁先

魁偉爽秀有智畧重熙

宗興

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

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點檢改鶴刺唐古部節度使俄召為北面林牙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產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昭然可見宋無詞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既還

同知南京留守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鎮邊未幾召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奏復王子班即君及諸宮雜役十六年遷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為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業封吳王清寧道初為南院樞密使以耶律化哥譖出為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為北院大王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覩等忌之請以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

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七月上獵太子山耶律良奏
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兇狠臣固疑之
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為之備未
及介馬重元犯帷宮帝歆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
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
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怒悉委仁
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
三十餘騎陣柅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墮
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刺所居最
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
宮蕭塔刺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阻攻之

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
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
進封宋王為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褒之詔盡灤河戰
圖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干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
共知北院樞密事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
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惇禁奸慝宋聞風震服議
者以為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搭里
干叛命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賜鷹紐印及劍上諭曰
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
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塔里干復來寇仁先
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把里斯禿

沒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有傳子捷不也評曰仁先之功在興宗朝莫大於議書貢以屈宋人爲不辱命在道宗朝莫大於擒涅魯古以遁重元為靖大難二事但乙辛狡佞而能奏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何也蓋涅魯古等思仁先故出之而乙辛之留之也公心也及與仁先共事為仁先所抑則又思出之亦涅魯古之見也秉彝好德人之同然而一萌利害之私則遂變之爾

富春郡王義先

義先美風姿舉止嚴重重熙興初補祗候即君班詳穩

十三年車駕西征為十二行紮都監戰功最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宴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他日侍宴上命群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撫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諾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阻又於上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遇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博之名上愕然十六年為殿前都點檢討蒲奴呈

多所招降獲其酋長陶得里以歸手詔褒獎以功改南京統軍使封武昌郡王奏請統軍司錢營息以贍貧民未暮軍器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惕隱進王富春薨年四十二義先嘗戒其族人曰國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義尤不可為其接下無貴賤皆與均禮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遇中表親非禮服不見故內外多化之清寧間追贈許王 評曰義先斥蕭韋之狡佞喜亂至不肯對博而以國賊目之韋宜何如報也及見帝欲黜之顧盛言義先忠直不宜黜此其計巧矣蓋以怨報怨人情也彼談我短而我頌彼長則聽者必以談之者為忌而益信之故帝謂韋忠直而不知其為韋所賣也嗚呼此公孫弘御汲長孺之術也當是時義先欲明之恐帝見為已甚欲不明之羞已為彼所容所以鬱鬱不自得也悲夫

北院宣徽使馬六

俱孟房

馬六字揚隱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耶律弘古為刺血友弘古為惕隱薦補宿直官重熙與宗初遷旗鼓拽刺詳穩為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減否世務以故上益親狎三年遷崇德宮使為惕隱御製誥詞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寵遇過宰輔帝常以兄呼之改遼興軍節度使卒年七十 評曰夫善諧謔者多易言無忌而馬六又能畏慎

容物不減否世務蓋近於戲謔不虐者矣宜帝之親狎
獲寵而凡事之歟

北面林牙韓留仲父

韓留字速寧仲父隨國王之後有明識篤行義舉止嚴
重工為詩至重熙與初累遷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
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為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
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四年召為北面林牙
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
有目疾才數月爾然亦不至於昏第臣駑拙不能事權
貴是以不獲早覩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
耶詔進述懷詩上嘉歎方將大用卒 評曰韓留之不

早用固以解里之忌而讒也然帝既知其讒而將大用
而又死矣豈亦解里使之耶故臧氏不能使孟子不遇
解里不能使韓留不召知義命者安之而已勿尤人可
也

南面林牙和尚季父

和尚字特林善滑稽重熙與初祇候郎君時帝篤于親
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和尚尤狎愛然每侍
宴飲雖恢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宣之累遷至

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二十三年卒和尚雅有
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
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

不飲將何為晚年沈涵尤甚人稱為酒僊云評曰漢
東方生善談言行不拘數召至上前陳發人主未嘗不
說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生卷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
朝廷間者和尚殆其儔耶

英國公頗的

頗的字撒版孤介寡合咸雍道八年上獵太牢古山頗
的謁于行宮帝問邊事對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
耕牧之地清寧道間邊將不謹為宋所侵烽堠內移似
非所宜道宗然之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頗的往定疆
界而還評曰宋有應州蓋復石晉之所失也不可為
侵頗的乃耻其侵而欲反之是敢於攘其所本無及遣
人使宋宋不敢誰何遂還以與之是易於失其所故有
嗚呼伊洛被髮燕雲左衽自古帝王衣冠禮樂之區乃
至如是君子有遺恨矣

林牙庶成

庶成字喜隱幼好學書過日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
工重熙宗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
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脉審
藥上命庶成譯方脉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
亦知醫事時入禁中參決疑議偕林牙蕭韓奴等撰實
錄及禮書與樞密副使耶律德修定法令上詔庶成曰
方今法令輕重不倫法令者為政所先人命所繫不可

不慎卿其審度輕重從宜修定庶成參酌古今刊正訛
謬成書以進帝覽而善之庶成方進用為妻胡篤所誣
以罪奪官絀為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寧間始歸
帝知其誣詔復本族仍遷所奪官卒初庶成為林牙夢
善卜者胡呂古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於理法
當離婚胡篤適有娘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
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有詩文行于世評曰庶成所
著皆切民生關治體真有用文章增光帝室矣乃見誣
於妻貶姓為庶豈工於文學拙於修齊耶可慨也已

都林牙庶箴

庶成

庶箴字陳甫善屬文咸熙道中遷都林牙上表乞廣本

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為二
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
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
男女為婚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評
曰古者姓氏不同有以官為氏者如司馬司空之類也
有以國為氏者如周韓鄒魯之類也有以生為氏者如
公伯叔孫之類也有以爵為氏者如侯王縣子之類也
然則以諸部鄉里之名析而分之以廣姓氏使男女有
別婚媾可通未為不可帝以舊制不可釐而止於耶律
蕭二氏則為夫婦者難矣夫同姓而百世不通者周道
也殷以前則五族之外不論黃帝之子四十人德同者

姓同德異者姓異是四十人之中其姓固有同異者矣
堯以二女妻舜堯舜皆黃帝出也非婚姻乎然則取諸
部而分之析二氏而廣之可也遼是時法制粗備人文
未著故政化簡易號令直率有如是爾

○太康

宗道

二年出即律乙辛為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

孟簡表賀頃之乙辛復為樞密使專權恣虐庶箴私見
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
安聞者鄙之 評曰庶箴真鄙夫也見乙辛被出則表
賀與簡同見乙辛復入則泣訴非已願卒之簡以此被
謫箴以此自安與其傾人以求安何如不表之愈也嗚
呼以箴所為此一死一生一貴一賤翟公所為署門以

斥絕之者而乙辛乃信其言豈惟簡笑之雖箴亦當笑
之人謂乙辛大奸吾謂其奸曾不及一點奴爾

通進蒲魯

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
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興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

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於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

之二百尋命蒲魯為牌印即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帝

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

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

獵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轉通進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

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寵遇漸隆清寧初卒 評

曰庶箴抗表賀乙辛之出而復媿悔於乙辛之入則庶箴佞人也志富貴者也其擅令子就科目者皆其志富貴之心使之而不知使其子冒禁干進其子未必願也未必不反薄其父也所寄蒲魯戒諭詩并蒲魯所荅賦史皆不載昔陳咸厭聞父敕不覺困睡詰之則曰已喻大旨教咸誦也觀庶箴行事則其戒諭要亦佞誦之類第未知蒲魯所荅何如史譏箴隨勢俯仰有愧於其子則其所荅亦畧可見矣

左夷離畢鐸魯幹俱季房

鐸魯幹字乙辛隱蘆約重義重熙興末給事誥院咸雍道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懇留乃賜詔

褒獎太康道初改西南面招討使為北面林牙遷左夷離畢大安道五年拜南府宰相壽隆道初致仕卒鐸魯幹所至有聲吏民畏愛及退居鄉里子普古為烏古部節度使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國安民為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古後為盜所殺評曰鐸魯幹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皆自其蘆約重義得之普古則忝厥德而積委甚富矣夫俸資之外皆贓私也非尅剝其君則攘奪其民而蘆約重義者視之不啻穢物之若將浼已而豈肯一日安其迎養哉此其所以命駕而歸也夫負乘致寇多箴誨盜卒之普古為盜所殺欲如父之優游林

下何可得矣此居官者所當鑑也

樞密副使玦

遼華之後

玦字吾展重熙初召修國史補符寶郎累遷知北院副部署事入見太后后顧左右曰先皇謂玦必為偉人果然除樞密副使皇弟秦國王為遼興軍節度使以玦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及秦國王為西京留守請玦為佐後之歲中獄空者三召為孟父房敞隱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官戶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玦者漢人則劉仲而已然孰察之玦優於仲先是西北諸部久不能平上遣玦閤狀執弛慢者痛懲之以酒疾卒評曰皇弟為遼興軍節度使而玦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則

皇弟必有逆於耳拂於心者而及為西京留守又能請玦為佐則不惟無所嫌於拂逆而且冀其復有匡正之功矣卒之歲中獄空者三豈偶然哉玦之忠正皇弟之有容皆可為人臣之師法

北院宣徽使阿沒里

亦遼

阿沒里字蒲鄰幼聰敏保寧中為南院宣徽使統和聖初皇太后稱制與耶律斜軫參與國論為都統以征高麗功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燕上親征阿沒里為都監屢破敵軍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行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

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辜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令致仕卒阿沒里性好聚斂每後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請為豐州就以家奴閻貴為刺史時議鄙之子賢哥左夷離畢評曰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此聖王恤獄之仁也阿沒里請免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之法真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然以如是之人而好聚斂何哉蓋好修之士多刺而溫厚之人常貪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以其近也至於建城為州以居所掠而轄以家奴此不止貪財抑且濫爵矣時議之鄙不亦宜乎

北院樞密使安搏

玄祖之後以下太祖遠屬上自玄懿肅三祖旁及五六院

安搏曾祖巖木玄祖之長子祖楚不魯為本部夷離董父迭里幼多疾太祖常加撫育神冊六年為惕隱天贊三年為南院夷離董太祖崩淳欽皇后稱制欽以大元帥德光即太宗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令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詔下獄訊鞠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安搏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宗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為令器既長寡言笑重然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搏密自結納太宗伐晉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太宗子及壽安王太宗子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搏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

搏曰大王聰安寬怒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為信於是安搏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汪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為國家啓釁安搏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副况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賂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樞前帝立以安搏為腹心總知宿衛是歲

約和於潢河橫渡太后問安搏曰吾與汝有何隙安搏以父死為對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樞密使上命安搏為之賜奴婢百口寵任無比事皆取決焉然性太寬事循苟簡豪猾縱恣不能制天祿末察割兵犯御幄又不能討由是中外短之穆宗壽安即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復委用應曆三年或誣安搏與齊王扈撒葛謀亂繫獄死評曰安搏對太后以父死為隙正與劉哥以殺父為怨者無異然攷其實則劉哥不當怨而安搏可無隙也蓋迭里之建立東丹立嫡之正也太后之立大元帥溺愛之私也安搏之議立永康伸父之志也太后之欲立李胡亦立嗣聖之意也太后既殺迭里則必見疑安搏

故以吾與汝有何隙之語探之安搏直當以無隙對而因明永康之立為社稷計非為報復計則可以厭服太后之心而壽安聞之亦當諒之矣今乃以父死對是父不死永康不立也且使迭里與寅底石同亂也夫迭里舍大元帥而立東丹安搏又舍壽安而立永康縱出於公猶或不免而安搏既自以殺迭里為隙又烏能使壽安不以立永康為隙哉此穆宗即位之後所以不復委用而信其預菴撒葛謀叛之誣也史稱安搏吼洼屋質庶幾春秋首止之功愚觀安搏隙父之對其功恐難與三人並矣國家大事豈可以一己怨讎計之哉

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陳家奴

懿祖弟之後

陳家奴字綿辛道宗時西北諸部寇邊以陳家奴為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疋討諸部擒其酋送于朝偵候者見馬蹤意寇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律愛奴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詰案陳家奴不伏詔釋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諸部復來侵陳家奴率兵三往皆克邊境遂寧 評曰偵候者據所見以報都監都監據所報以報元帥皆法也元帥視馬蹤為野馬似以都監之輕信而錯報報而賊至錯乎不錯乎有司哀元帥之戰沒因疑都監之失報而當案案而不伏矢乎不失乎既非失報又非錯報則詔釋非恩見釋非倖厥後矢心竭力克敵寧邊自是人臣

之節當如是爾史乃謂感激而然淺之乎知都監矣

于越轄底肅祖之後

轄底字涅烈衮幼黠而辯時險佞者多附之遥董痕德

董可汗時異毋兄菴古只為迭刺部夷离董故爭為夷

离董者得行再生禮

按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

夷离董得行之又名曰覆誕

菴古只方就帳易服轄底遂取紅袍貂

蟬冠乘白馬而出乃令黨人大呼曰夷离董出矣衆皆

羅拜因行柴冊禮自立為夷离董與于越耶律釋魯同

知國政及釋魯遇害轄底懼人圖已挈其二子迭里特

朔刮奔渤海偽為失明後因毬馬之會與二子奪良馬

奔歸國益為奸惡常以巧辭獲免太祖將即位讓轄底

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為于越

及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刺葛等亂不從者殺之車

駕還至赤水城轄底懼與刺葛俱北走至榆河為追兵

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

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

位衛後甚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覷之

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異圖也事若

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耶

迭刺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轄底不復

對囚數月縊殺之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

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

多為亂宜分為二以弱其勢子迭里特評曰轄底之
窺覷天子固已見於自為夷离董之時矣可以自為夷
离董遂可以自為天子此其所以叛也然既知太祖之
英武必不可取乃欲假懦弱之諸弟以匿其必取則其
計左矣而太祖始則以國讓之及其將刑又以便國事
問之若深有取於轄底者豈其見亦迭刺之見耶

迭刺部夷离董迭里特

轄底子

迭里特字海隣有膂力善馳射馬蹏不仆尤神于醫視
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印
位拜迭刺部夷离董太祖嘗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
間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肉廐馬逐鹿射其一

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
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
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
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為
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評曰迭里特視病若隔紗覩物悉見之殆無異焉鵲之
視見垣一方人者可謂神矣然醫本仁術必真有不忍
人之心然後可以行之故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迭里特懷奸喜亂黨父為逆至欲推刃於骨肉之間無
恒甚矣帝既知其人使不事事而乃以不貲之身寄之
無恒之人使得試其可生可殺之術萬一禍心由鍼一

快其若之何雖膏肓之疾幸而奏功終非聖人謹疾之道矣

北院大王圖魯窘

圖魯窘字阿魯隱勇而有謀畧太宗立晉之後其父敵魯古為五院夷酋董殺于兵帝既以其職授圖魯窘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後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餘萬衆拒滹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為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為陛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匱聖慮若中蹈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

邑若此則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况漢人是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以功獲賜甚厚明年春卒軍中 評曰圖魯窘識進

止之利害料彼此之形勢卒降杜重威十餘萬衆於滹沱橋其功大矣而其要則在戒安逸匱聖慮數言蓋兩軍爭渡人馬皆疲諸將請為後圖帝亦然其難進非圖魯窘之厲色一諫帝將班師而偷安旦夕矣烏能成功若是

混同王乙辛 五院部

宗藩 混同王乙辛 五院部

乙辛字胡覩衮父迭刺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迭刺
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
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汝後有子當王及乙
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刺自以
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榼因祭東焉俗
凡祭皆東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晏迭刺視之乙辛
向日祭東熟寢迭刺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執日月
以食我我已食月嚼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刺自
是不令牧羊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重熙興中為文班
吏掌太保印陪後入宮皇后見乙辛詳雅如素宦令補
筆硯吏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宗即位以乙辛先

朝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陞
北院同知歷樞密副使清寧道五年為南院樞密使時
駙馬都尉蕭胡覩與重元黨惡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
任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乙辛奏曰臣新參國政未
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重元
亂平拜北院樞密使進王魏賜臣時翊聖竭忠平亂功
臣咸雍道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後
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
被斥竄太康道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
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
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

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冊為皇后時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奸狀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林牙蕭巖壽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出為中京留守乙辛泣謂人曰乙辛無過因諛見出其黨蕭霞抹輩以其言聞於上上悔之無何出蕭巖壽為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乙辛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撒刺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乙辛君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乃復召為北院樞密使時皇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乙辛黨欣躍相慶諛謗沸騰忠良之士斥逐殆盡乙辛

因蕭十三之言蕭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夜召蕭得裏特按耶律撻

熟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耶律撻特蕭特里得謀構太子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刺誣告耶律撒刺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若不

言恐事白連坐詔使鞠劾乙辛迫令具伏上怒命誅撒刺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

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至地臭乃囚太子於上京

監衛者皆其黨尋遣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黨大喜聚飲數日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卒聞上哀悼欲召其

妻乙辛陰遣人殺之以滅其口五年正月上將出獵乙

辛奏留皇孫上欲從之同知蕭兀納諫曰陛下若從乙辛留皇孫皇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遂與皇孫俱行由是上始疑乙辛頗知其奸會北幸將次黑山之平淀土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及赴闕入謝帝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乙辛黨耶律燕哥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朶朶出於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甲兵事覺縊殺之乾統二年發塚戮其屍評曰史論乙辛留仁先討重元若真為國計者及一日專權又得張孝傑燕哥蕭十三為之腹心遂肆惡

無忌誣皇后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一死不足而不及其留皇孫之事豈以皇孫竟不得留而遺之耶殊不知春秋無將將而必誅乙辛因帝出獵而奏留皇孫將其心焉倘非蕭兀納之諫皇孫又將繼太子而死矣是其不逞之心直欲滅帝俾無遺種而後已也其禍之酷固不得以其事之未成而恕其心之已將矣乙辛之牧羊也夢人手執日月以食之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夫月皇后與妃之象也日太子皇孫之象也蓋太子皇孫皆所以繼明照於四方猶之日也誣殺皇后及妃食月也殺太子而不得留皇孫是啗日方半而不盡食之也其為父迭刺觸之而覺者則蕭兀納諫

留皇孫使乙辛不得逞也然則乙辛之亂國其兆已見於牧羊之時矣即此推之亂豈不自天降哉語云功業雖天所授然必因人而成愚謂禍福雖人所召其實莫為而為

樞密院侍御阿息保

阿息保字特里典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內史天慶天祚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踈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陷江寧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齎書而東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畧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

別蕭得里底曰不肖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火乃遁歸及天祚敗績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踈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踈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鞭之三百尋為奚六部禿里太尉後阿踈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踈有舊得免時阿踈頗好殺阿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為由是全活者衆會阿踈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保大天祚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為敵烈皮室詳穩是時魏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輦鐸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二心并

怒為淳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評曰史言阿息保不死阿踈之難大節已失矣雖有他長亦奚足取誠可為阿息保之案斷矣

節度使敵魯俱五

敵魯字撒不梳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胗脉有十全功統和聖初為大丞相韓德讓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沉疴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瞶聵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

十卒評曰醫者意也以意揣度其病之所由而療之則病自愈如敵魯之醫斜軫妻是也若按方下藥猶之泥陣法用兵蔑有濟矣

採訪使頗德六院

頗德字兀古鄰弱冠事太祖天顯初為左皮室詳穩典宿衛遷南院夷离董治有穀石敬瑭破張敬達軍於太原此時頗德勒兵為援故達遁故塘追至晋安寨圍之頗德領輕騎襲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敬達以降會同初改迭刺部夷离董為大王即拜頗德既而加採

訪使舊制肅祖以下宗室稱院德祖太祖宗室號三父

房稱橫帳遼俗東向而尚左御帳東向遙輦九帳南向

御營為橫帳又御帳并三房百官子弟及籍沒人稱著帳謂之四帳皇族俱稱橫帳

帳耶律斜的言橫帳班列不可與北南院並肅祖長子洽魯之族

在五院司叔子葛刺季子洽禮及懿祖仲子帖刺季子慶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謂之二院皇族

太宗詔在廷議皆曰然乃詔橫帳班列居上頗德奏曰

臣伏見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場隱上今橫帳始圖爵

位之高願與北南院參任茲又耻與同列夫橫帳與諸

族皆臣也班列奚以異帝乃諭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

不宜面從詔仍舊制其強直不撓如此頗德狀貌秀偉

初太祖見之曰是子風骨異常兒必為國器後果然卒

年四十九評曰斜的必橫帳人也故言班列不可與

北南院並頗德則六院人也故言橫帳與諸族皆臣班

列奚以異蓋人各自為而頗德較直故聽仍舊

六院部夷离董蒲古只及子鐸臻自北至耶也其後

蒲古只遥輦氏時為本部夷离董耶律狼德等既害玄

祖暴橫益肆蒲古只以計誘其黨悉誅夷之其子鐸臻

字敵輦幼有志節太祖為于越常居左右後即位梁人

遣使求轅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

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湏白鼻赤

驢禱祠然後可伐則其語自塞矣已而果然天贊三年

將伐渤海鐸臻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必西夏躡吾後

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及淳欽皇后太祖稱

制惡鐸臻囚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既而召之使者欲

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歎趣召釋之天
顯二年卒 評曰觀鐸臻答梁使之求材與諫伐渤海
之先西討皆中肯綮而不免惡於皇后至有鎖朽當釋
之誓何執或者不欲皇后之稱制遂為后所惡而囚之
誓之也及召而去鎖人鮮不幸之矣鐸臻乃以鐵未朽
為辭何貞信之至乎維貞與信可以事君此后之嘉歎
而趣召釋之也昔鄭莊公誓母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
厥後母子相見亦必隧地而後見焉古人之重誓也如
此近世以誓為戲所以輕於誓而人亦不信其誓

天德軍節度使鐸軫

鐸軫字敵輦鐸臻同字任統和聖宗間性疏簡不顧小節人初

以是短之後侵宋分摠羸師以役及戰取緋帛被介胃
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衆太后望見喜召謂
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功屬
任俄授東北詳穩開泰聖宗二年進討阻卜克之重熙興宗
間歷東路統軍使天德軍節度使十七年城西邊命鐸
軫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
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詔鐸軫率兵由引道進會于河
濱敵兵阻河而陣帝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親賜
卮酒仍問所欲鐸軫對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駑力萬死
不能報國又將何求帝愈重之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
忠君舉世無雙卒于官年七十 評曰鐸軫以疎簡不

顧小節為人所短及觀其搃羸師也獨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示其有餘造戰艦也成樓船百三十艘土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示不可勝卒象卮酒之賜手書之褒則其疎簡蓋不苛細者也不顧小節蓋見其大者也為人所短蓋衆人固不識也至於帝問所欲而答以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則其所欲固有出於功名富貴之外者史稱鐸軫高精雅韻意在茲乎

太子太師裏履

裏履字海隣風神奕秀工于畫重熙興間累遷同知點檢司事駙馬都尉蕭胡覩為夏人所執奉詔索之三返以歸轉求與宮使右祗候即君班詳稟裏履將娶秦晉

長公主孫其毋與公主婢有隙謂裏履曰能去婢乃許

尔婚裏履以計殺之婚成事覺有司以大辟論裏履善畫寫聖宗真以獻得減坐長流邊戍復以寫真召同知

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清寧道間復使

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

示餞者駭其神妙聞重元亂不即勤王賊平入賀帝責

讓之宴酣顧裏履曰重元事成卿必得為上客裏履大

慚咸雍道中加太子太師卒評曰裏履拂毋意以求

婚殺人婢以行詐罪在不赦帝乃善其寫真而減死戍

之夫寫真乃畫工爾畫工殺人遂可逃死如政刑何況

復召之而使宋也仲尼以行已有耻不辱君命者使四

方今乃以犯死盡工為使未論辱命與否而國之無人
 自辱又辱宋矣帝何輕使若此豈以其嘗奉使索胡觀
 於西夏能不辱命耶然必三返而後歸之才可知矣嗚
 呼裏復以盡自才帝亦以盡才之及至重元之亂而始
 知其非上客為盡工也知人固不易哉

幽國公合里只

合里只字特滿重熙宗興中累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克宋
 國生辰使館于白溝驛宋宴勞優者嘲蕭惠河西之敗
 合里只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
 興中有石家塞重之一敗何足較哉宋人慚服帝聞之
 曰優伶失詞何可傷兩國交好鞭二百免官後為北院

大王封幽國公合里只明達勤恪懷柔有道諸賓館
 及西邊營田皆自合里只發之 評曰宋令優以蕭惠
 之敗嘲遼合里只即以石重貴之俘服宋其奉使不辱
 命矣興宗乃鞭之而免其官何執蓋奉使有旨交隣有
 道不在口語爭勝也彼既失詞我復效尤出爾反爾無
 異嬰兒之嚷興宗此舉不惟不校且示蕪容豈意夷狄
 之君而高識雅量迥邁宋人若此也

總領敵烈皮室軍漚里思

漚里思負勇略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同間
 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鵠引
 去上顧左右曰誰為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內旆馬濟河

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悅優加賞賚既而晉將杜重威送於望都據水勒戰漚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漚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廻視衆所指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是年搃領敵烈皮室軍坐私免部曲奪官卒 評曰漚里思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何其勇也突陣被圍以陣薄處有他備竟衝堅而出廻視陣薄處皆大塹何其智也史稱其負勇略信矣至於海東青鶻搏雉為晉人所得律以人失人得之義雖不校可也漚里思遂請內廐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是以一禽之故害數人之命以逢君之怒也上雖悅之殊不足稱矣

南院大王吼

吼字曷魯端慈好施不事生產太宗特加倚任會同六年為南院大王莅事清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時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詞多倨慢吼言晉罪不可不伐及帝親征以所部兵從既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嘉之及帝崩于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為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注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歆厭人望則當立末康王注然之會耶律安搏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末康王是為世宗頃之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祿諸子

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為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時有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天祿三年卒年三十九子何魯不評曰吼後帝入汴獨取馬鎧即蕭何叔秦律令圖書之意至於太宗外崩國儲未定聖誕李胡亡秦將續吼獨從人望而議立永康又能舍重賞而乞哀的碌立功居功皆行人之所難者可謂社稷臣矣附傳七賢不亦宜乎

觀察使术者

术者字能典魁偉雄辯乾統天初補祗候即君六年因柴冊加觀察使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溥及聞章

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為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术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為身計後數日復問术者厲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評曰史言章奴术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信矣及觀术者對上之語慷慨感激誠若不為身計者使其果不為身計何不於未及之前抗章直指以陳社稷危亡之本而乃於縛送詰問之際然後厲聲數之乎盖自料其勢必不生而且為大言以幸免爾史乃謂其雄辯是焉得為雄辯

我

术者妻蕭氏

术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李董之女性端慤有容
 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木者謹裕貞婉姊姒推尊
 之及居木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
 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
 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术者早歲登朝有才不
 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後不
 可見則當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評曰
 婦人事夫猶人臣事君也术者見天祚為女直所敗遂
 謀立魏王以及蕭氏見术者為立溥被誅遂哀毀自天
 與俱术者有媿於蕭氏多矣

北院大王那也

那也字移斯輦乾統中天祚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
 那也為人廉介長于理民每有鬪訟親覈曲直不尚威
 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脇以立名欲所
 至以惠化稱 評曰道德溺職酷烈勝官好聲者矜之
 以愉快而民則楚矣嗚呼那也不事迫脅以立名然所
 至以惠化稱其名固在

北院夷离董斜涅赤

斜涅赤字撒刺始字鐸益早隸太祖幕下嘗有疾賜罇
 酒飲而愈遼言酒尊曰撒刺故詔易字焉太祖卽位掌

腹心部天贊初分迭刺部為北南院斜涅赤為北院夷
离董帝西征沅沙威聲大振諸夷潰散乃命斜涅赤撫
集之及討渤海破扶餘城斜涅赤從太子太元帥率衆
夜圍忽汗城大譟譟際已而復叛命諸將分地攻之詰
旦斜涅赤感勵士伍鼓譟登陴敵震懾莫敢禦遂破之
天顯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子老古頗德 評
曰斜涅赤以賜酒愈疾遂蒙易字可謂榮遇矣其後撫
集潰散之諸夷攻破復叛之忽汗皆感此榮遇而激勵
之也為君者可無馭將之術哉

右皮室詳穩古

古字涅刺昆初名霞馬葛太祖為于越嘗從略地山右

會季克用於雲州古侍克用異之曰是兇骨相非常不
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聞
變太祖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趣召古議古陳
殄滅之策後皆如言以故錫賚甚厚神冊末南伐以古
佐左皮室詳穩老古與唐兵戰于雲碧店老古中流矢
傷甚太祖疑古陰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耻居
老古麾下耶及今老古在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老古
對曰臣於古無可疑者上意乃釋老古卒遂以古為右
皮室詳穩既卒太祖謂左右曰古死猶長松自倒非吾
伐之也 評曰太祖於古不無猜疑觀其諸弟亂作遂
問古與否而喜其不與為無患老古為唐兵所中遂疑

古陰害之必問老古以為無可疑而後釋至其卒而謂古死猶長松自倒以自明其不害而不知明其不害適以見其不能無疑也推原其故則以李克用雲州之會異古之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之一言有以深中其心故太祖始終不能忘情於古爾所以言不可不慎也克用一言遂為古終身之疑哀哉

北院大王韓八

古五世孫

韓八字嘲愿倜儻有大志太平聖宗中游京師寓行宮側惟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為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覓官爾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

韓八馳驛審錄舉朝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籍群牧馬闕其二同事者考尋不已韓八略不加詰即先馳奏帝益信任景福興宗元年為左夷离畢徙北面林牙眷遇優異重熙興宗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

復為左夷离畢十二年再為北院大王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為多卒年五十五上聞悼惜死之日篋無舊蓄橐無新衣遣使吊祭給葬具韓八平居不屑細務喜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評曰史論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為不負上之知信矣然愚以為落落知

大體者由其平居不屑細務喜愠不形故能如此至於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之馬代之數月不覺蓋其心不在馬而在天下國家故不知其失不知其代正如丙吉之不問橫道死人荆公之但食近案釣餌者爾若韓八者豈可以精深苛碎斤斤功效者同日語哉若夫死之日篋無舊蓄施無新衣則廉潔自好者皆能之未足為韓八重也

太傅遷中臺省左相羽之

羽之小字元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群長嗜學通諸部語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為東丹王以羽之為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

大相迭刺不踰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並行太宗卽位上表曰我大聖人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為用又不罷戍果何為哉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為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

梁水時稱其善人皇三奔唐羽之鎮撫國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遷中臺省左相會同初以冊禮赴闕加特進表奏左次相渤海蘇貪墨不法事卒子和里終東京留守評曰太祖以羽之相倍則宜為倍盡忠也今見人心未安左相又薨而太宗即位則遂為此表以逢迎之始言渤海之阻險自衛而欲罷其戍又恐遺種之蕃息為患而欲徙其民而帝嘉納之嗚呼帝之嘉納羽之帝之疑忌東丹也倍傳云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愚讀之未嘗不哀倍之以讓致疑又未嘗不恠太宗之盜憎其主而不知太宗之為此皆羽之教之也羽之相倍而乃為太宗謀卒之令倍奔唐而又為太宗鎮撫國人一切如故其於太宗忠矣如倍何如太祖任使之意何若羽之者真奸回不忠盡為身謀者也

國子博士知制誥突呂不

突呂不字鐸衮幼聰敏嗜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大字突呂不贊成為多未幾為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明年受詔撰決獄法太祖畧燕詔與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衆來襲突呂不射其馬蹶擒之天贊二年皇子堯骨為大元帥突呂不為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

無鬪志大元帥將修攻其突呂不諫曰我師遠來人馬
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
悅賜賚優渥車駕西征突呂不與大元帥為先鋒伐党
項有功太祖犒師水精山大元帥東歸突呂不留屯西
南部復討党項多獲而還太祖東伐大譚譚降而復叛
攻之突呂不先登渤海平承詔銘太祖功德于永興殿
壁班師已下州郡徃徃復叛突呂不從大元帥攻破之
淳欽皇后稱制有飛語中傷者后怒突呂不懼而亡太
宗知其無罪召還天顯三年討烏古部俘獲甚衆伐唐
以突呂不為左翼攻唐軍霞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晉主
石敬瑭入洛及天冊突呂不總禮儀事加特進檢校太

尉會同五年卒

評曰突呂不之戰功皆後大元帥而

成不足多美惟以武臣而能制契丹大字撰決獄法銘
太祖功德于永興殿壁又總禮儀非其聰敏嗜學何以
能此宜太祖重之而太宗知之也

四蕃部詳穩瑤質

瑤質字拔里董篤學廉介有經世志統和聖十年累遷
至積慶宮使聖宗嘗諭瑤質曰聞卿正直是以進用國
有利害爾言宜無所隱由是所陳多見嘉納上征高麗
破康肇軍于銅州瑤質之力為多王詢乞降群臣議皆
謂宜納瑤質曰王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爾納
之恐墮其奸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

清野無所獲其衆阻險而壘攻之不下瑤質以計降之
擢拜四蕃部詳穩時招討使耶律頗的為總管瑤質耻
居其下上表曰臣先朝舊臣今既垂老乞還新命覬得
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處其任且命無隸招討得
專奏事到部戢暴懷善政績顯著卒于官評曰正直
之人多短智計瑤質以正直進用乃能知高麗之詐降
而竟以計降之使詐無所用何其計之長也至于耻居
招討之下則正直之餘氣所發矣

涿州刺史虎古

虎古字海隣少穎悟重然諾保寧初補御蓋卽君十年
使宋還以宋取河東之意聞於上燕王韓匡嗣曰何以

知之虎石曰諸僭號之國宋皆併收惟河東未下今宋
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力阻乃止明年宋果伐漢帝
以虎石能料事器之乃曰吾與匡嗣慮不及此授涿州
刺史統和初皇太后稱制召赴京師與韓德讓以事相
忤德讓怒取護衛所執戎仗擊其腦卒評曰甚矣名
寵之際人之所競而難居也虎石以料宋之明見器於
帝遂為韓匡嗣所忌而出之及皇太后召赴京師匡嗣
子復以事相忤怒而殺之皆忌功嫉能恐其軋已故也
哀哉德讓與太后通專擅國
改賜姓耶律名隆運

彰國軍節度使學古

學古字乙辛隱于越注之庶孫穎悟好學工譚鞮及詩

保寧

景宗

中補御盞卽君乾亨

景宗

元年宋旣下河東乘勝

侵燕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奚底蕭討古等

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地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

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

城學古戰却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

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以功遷授保

靜軍節度使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二年伐宋乞將

漢軍從之改彰國軍節度使時南境未靜民思休息學

古禁寇掠以安之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以

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黃為疑兵是夜適獨虎峪舉烽火

遣人偵視見敵俘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領

自是學古與潘美等各守邊約無相侵軼民獲安業以

功為揚隱卒弟烏不呂評曰休哥伐奚底于高梁遂

敗宋師斜軫檣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功不細矣然非

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禁其寇掠則城中携貳誰懷

敵愾之心境內驛騷必無同仇之志三將亦奚所籍以

成功哉故二將之功以戰學古之功守而兼乎戰者也

大尉烏不呂

烏不呂字留隱嚴重有膂力善屬文統和聖中伐宋屢

任以軍事嘗與父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父直

訟于北院樞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

烏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從

肅恒德伐蒲盧毛朶部以功為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
為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
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况於
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
加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太尉而弟國留以罪亡烏不呂
及其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人召國留給曰太后知
事之誣汝第來勿畏國留至送有司坐誅其後退歸田
里以疾卒 評曰德讓之為樞密也虎石以事相忤則
怒而殺之及為大丞相也烏不呂以父直不遜則釋而
薦之何若是異甚也豈以相自有度舉不廢讎而改昨
非耶但烏不呂不遜以為勇端木之所惡也可以無舉

至於用給於同氣則周公之宜過也未可厚非

漆水郡王海里

海里字留隱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
里拒之亂平的魯以子故獲免海里儉素不喜聲利以
射獵自娛雖居間人敬之若貴官然保寧初拜彰國軍
節度使遷惕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為南院大王及
普彬米信等來侵海里有却敵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
臣帝屢親征海里任南院十餘年鎮以寬靜戶口增給
時議重之封漆水郡王遷上京留守薨詔以家貧給葬
具 評曰的魯與察割之亂而召海里是引其子以臣
弑君乃不赦之辜詔以海里拒母之命而赦的魯是誨

其臣以忠全孝為法外之典嗚呼篡逆者皆見富貴為可欲而貪之故不奪不饜也海里儉素不喜聲利其視富貴固為長物而况弑父與君之富貴其肯從之哉吾觀其為節度使又為南院大王又封添水郡王又遷上京留守不為不富貴矣而薨無葬具至詔給之則其儉素蓋性之也非假之也真可尚已

岐王世良

世良小字幹才敏給練達國朝典故及世譜上書與族弟敵烈爭嫡庶帝始識之時北院樞密使韓德讓病帝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比院大王耶律室魯復問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統和末為北院大王

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將兵以世良為都監往禦之明年化哥還將罷兵世良上書曰化哥以為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還自是邊境以寧以功王岐拜北院樞密使 評曰德讓且死薦世良可代及監化哥將兵禦邊化哥以為無事而欲還世良慮其難守而請追卒大破之安真河而還則今之還視前之還為何如嗚呼真可以代德讓矣德讓知人哉

寄班都知夷臘葛

夷臘葛字蘇散應曆初為殿前都點檢遷寄班都知賜

宮戶時上穆醕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
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
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為止復有監鹿詳
稔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
一獸殺之良久得免評曰夷臘葛殆古之遺直矣貴
人賤畜仁君不以禽獸之故殺人因事納忠直臣不以
一言之棄變節惟夷臘葛益勵其忠於收故人遂令穆
宗能成其仁於免亡鹿謂之遺直不亦可乎

西平郡王賢適

賢適字阿古真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
越屋質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曆中朝

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靖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
及時事會討烏古還握右皮室詳穩景宗世宗第在藩
邨常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適勸以宜早踈
絕由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適之力也景宗立以功加檢
校太保尋遷授寧江軍節度使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
初踐祚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為腹心加特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
中賜保節功臣三年為西北踞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
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庶職罔敢
媮墮累年滯獄悉決之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宮都部署
女里席寵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

門若賈區賢適患之言於帝不報以病解職又不允令
鑄手印行事乾亨初疾篤得請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
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評曰景宗世宗子
即人皇王之孫也淳欽皇后欲立德光而人皇王讓之
則太宗之立太后之私也太宗崩而大臣以嫡長立世
宗則世宗之立大臣之公也穆宗為太宗子世宗弑而
穆宗立則穆宗之心豈能一日忘世宗之子哉為景宗
者正宜深自韜晦謹身飭行庶可以自保而乃與韓匡
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以自炫其能是祇以深穆宗之
忌也故賢適勸景宗早與踈絕其慮遠矣此穆宗不疑
而被弑之後景宗得以立也厥後疑諸王萌非望而陰

以賢適為腹心蓋因其勸已絕韓以成其始又望其奇
謀以制諸王而成其終爾故賢避之功莫大於勸景宗
之遠佞人按景宗本紀云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
位養承興宮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
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蓋知之矣夫穆宗
之不忘景宗此景宗之不忘穆宗也按景宗母懷節皇
后蕭氏應曆十九年二月戊辰入見穆宗曰吾兒已成
人可付以政已已穆宗遇弑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
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率甲騎千人馳赴行在哭之慟
群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樞前觀此則穆宗之弑景宗
不必無意也律以無將之義亦難免于篡逆之誅矣景

宗母子既不忘穆宗而日與謀之此賢適所以勸其勿游言勿刺譏勿語及時事以免患也蓋太宗攘人皇王之天下故其子孫皆切齒於太宗而思有其天下也揆厥禍原實淳欽舍嫡立庶之一念以釀成之使骨肉猜殘展轉報復一至於此可戒哉

御史中丞石柳

石柳字酬宛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為驛印郎君太康道初為夷离畢即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忠賢進奸黨石柳惡其所為乙辛覺之太子既廢以石柳附太子流鎮州天祚即位召為御史中丞時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為意石柳上書曰臣前為奸臣

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奸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寃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得裏特實乙辛之黨耶律合魯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乙辛為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默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

宗藩訓典卷之四
德無加於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
周公誅蠶庶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寃未報上
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
為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
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
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
聞書奏不報聞者莫不嘆惋評曰石柳之書欲切求
順考之靈骨盡誅乙辛之逆黨其言甚當而帝不報是
帝之待順考不如乙辛也哀哉史乃言石柳之書亦幸
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說而不知乙辛之餘奸剩
烈猶能使帝之猶豫而不報也

北院大王盆奴

盆奴字胡獨董景宗時為烏古部詳穩政尚嚴急民苦
之有司以聞詔曰盆奴任方面寄以細故究問恐損威
望尋遷馬群太保統和宗聖十六年隱實燕軍之不任事
者汰之二十八年駕征高麗盆奴為先鋒至銅州高麗
將康肇分兵為三以抗我軍一營于州西據三水會肇
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盆奴率耶律弘古
擊破三水營擒肇李玄蘊等軍望風潰會太軍至斬三
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邊城不守
遁去盆奴入開京焚其王宮乃撫慰其民人上嘉其功
遷北院大王薨評曰高麗恃險負固素稱難服雖以

唐太宗之英武尚不得志而貽悔焉益奴乃能破其中
營擒其大將入其京而焚其宮豈不為千古之大快哉
但據蕭敵烈傳雖不伐可也帝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弒
其君誦立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群
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
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
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
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而帝竟伐
之史以敵烈之諫比于賈捐之之請棄珠崖則知益奴
之勝不為武矣

歸義軍節度使官奴

官奴字奚隱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徵
為宿直將軍重熙興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欲
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踞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
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
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
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
懔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祚間官奴卒 評曰官
奴兩辭節鎮其以愚鈍自安真能知內外之分矣然亦
得蕭哇規諷之力為多時稱二逸莫敢軒輊載之卓行
百世榮之所以君子貴三益之友

太子太傅崇古

崇古字蒲遠宛太康道中補本班即君累遷至大將軍
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崇古
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調後出為西北戍長乾
統祚三年蕭得里底為西北路招討使以後族侮慢僚
吏崇古不屈乃罷之崇古訟之朝不省天慶祚初烏古
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
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
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崇古請以軍法論
且曰臣雖老願為國破敵不納保太祚元年乞致仕明
年天祚出奔崇古謁於倒榻嶺為上流涕上慰止之復
拜烏古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崇古率

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評曰元年崇

古致仕明年天祚出奔崇古之能存亡天祚如此

乙不哥俱六院

乙不哥字習撚幼好學充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為人
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即啓土至期果
一人負乳犢引犝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
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又為失鷹者占曰鷹在汝
家東北三十里灤西榆上往來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
驗評曰葬須擇地其說具青囊玉髓等經而其大要在乘生氣而已乙不哥全用卜筮而其吉凶亦驗然則堪輿家可廢歟古有卜其宅兆之說既擇地而又卜之

可也

東丹人皇王倍以下大祖子孫

倍小字圖欵大祖長子母淳欵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

外寬內摯神冊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

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

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且

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評

遼固夷也太祖能知佛非中國教而廟孔子其出益遜

喬視高帝過魯之祀又不侔矣然春秋釋奠必以詔皇

太子何也蓋倍聰敏好學知孔子大聖萬世所尊獨能

排群臣佞佛之對而欲先祀之其精神意氣固已感乎

於未廟之先矣夫明堂之配文王不享其物享其法典

以靖四方則知釋奠之禮孔子不歆其儀歆其及經以

明大道故皇太子之詔非太祖憚勞也以倍能處事而

無恫於神也况太祖以非佛開其端而倍即以尊孔對

於後則倍非止繼體之太子實繼志之孝子神人合德

父子同心雖攝祭可也

○嘗後征烏古党項為先鋒都統及經畧燕地太子西

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按皇子表云太祖征烏古党項倍為先鋒都統

經畧燕地至定州聞太祖與李存勗相距於雲碧店引兵馳赴存勗退走陳渤海可取之計並無留倍守京師

之說天顯元年後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歆括戶口倍曰

當詳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

城克之必矣太祖後之倍與大元帥德光太祖第二子為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誣譏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被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其露稱制置左右大坎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疋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評曰後征渤海而拔扶餘城徑造忽汗城而降大誣譏厥功大矣然亦人臣之義當如是爾而太祖加倍為人皇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稱制置四相百官是遼有二天子矣史

譏其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嗚呼此豈禮制之過而已哉倍之禍從此始矣

○太祖計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畝海上使再至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刺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卿

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曰慕華改瑞州為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使不絕 評曰味倍所刻海上詩則倍之適唐蓋出於小山之壓不得已也夫以不得已之故至投身外國以思解故鄉之羞而乃貪天子之儀衛偃然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以夸示有衆寧不貽識者之笑哉然以太后之意讓國以太宗之疑適唐可謂清矣

○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報太宗曰從珂弒其君蓋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為晉王加兵於洛從珂欲自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為収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書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熯之術二遼海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為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光道隱各有傳 評曰倍

宗藩訓典成帙
欲報明宗迎已之恩故後珂弒父則請太宗討之從珂
欲報倍討已之怨故召倍不從則遣壯士害之恩恩怨
怨於此可見矣然以倍之好學多能是為守文之主而
不有天下何也語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倍外寬內摯
刻急好殺至使其妻亦懼而求為尼則親戚叛之而與
慕容并包天下為度者異矣此其所以不有天下也

南京留守婁國

婁國字勉辛文獻皇帝信之子天祿世五年遙授武定
軍節度使及察割作亂穆宗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
而出之婁國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穆宗沉酒不恤政
事婁國有覬覦之心誘敵獵及群不逞謀逆事覺按問

不服帝曰朕為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
虛乎婁國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縊於可汗州西谷詔
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評曰帝為壽安王時婁國所
以說王者無非為壽安計以為事成帝必德我也而孰
知反以此見薄乎昔丁公窘沛公於彭城短兵接沛公
急顧曰兩賢豈相危哉丁公還則丁公於沛公有恩矣
而沛公卒以之徇軍中且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故丁公以還賈誅婁國以說得縊嗚呼此可以知事君
之義立身之節矣

天下兵馬大元帥洪古

洪古字奚隱小字李胡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

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内
 曰是必在諸子下文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德不擇
 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倍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
 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
 矣而毋篤愛李胡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
 而還遂立為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
 留守京師世宗倍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
 之至恭德泉為安端劉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
 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
 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元欲倍安得立屋質曰
 柰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

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
 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
 約既定趨上京曾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
 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詞逮李胡囚之
 死獄中年五十葬王峰山西谷 評曰李胡寢而縮項
 薪而棄多其不才太祖已知之矣而太后則以少子溺
 愛之必至衆立元欲見讓屋質乃知其不保業也故太
 祖知子於禍之未彰太后自悔於惡之已著李胡於此
 正宜改心易慮惴惴自保而猶恃毋愛於世宗之朝復
 肆狂謀庇子惡於穆宗之時更圖不軌當復何恃哉既
 徙祖州卒死大獄固其宜矣

趙王喜隱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
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
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
者復寘于獄及改元保寧景宗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
爵王宋喜隱輕儻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
而鞭之由是憤然謀亂貶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
詞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為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
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稍見進
用復有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築園土囚祖州宋降
卒二百餘人歆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

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評曰
喜隱以謀反逮父死于獄以召變連其子伏誅其賜死
晚矣然能知遼漢祖孫之分而爭國書之失體以壯本
朝之氣則其節又似有可取者史稱喜隱雄偉善騎射
又稱輕儻無恒蓋才與德異而雄偉善騎射者才也善
用之則為爭國書之失體不善用之則遂輕儻無恒而
作亂犯上爾故才者人之能也為善為不善之資也人
有才而以德居之則所為必善而成大才矣

昭懷太子

子濬道宗長子

濬小字耶魯幹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
慧始天授歟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

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地雖勿
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為皇
太子太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太子
有憂色耶律乙辛為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
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
民心屬太子公非闕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乃與
同知北院宣徽事蕭得裏特謀構陷太子陰令護衛太
保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知院耶律速撒護
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即若
蕭訛都幹等言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
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

子於別室以耶律燕哥鞠案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為儲
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
為欺伏上大怒廢太子為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
三叱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尋
遣達魯古撒入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槩
得給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
辛陰遣人殺之州後知其寃悔恨無及謚曰昭懷太子
以天子禮改葬玉峯山乾統天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
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評曰濬好學知書矢連發三中真文武幹材以為儲副
允當矣道宗既稱此子聰慧天授又稱是兒不墜祖宗

威風不可謂不知其賢矣特以乙辛之謀陷燕哥之易
辭遂惑於其說而廢為庶人置之死地奸邪之亂人家
國如此不識道宗之所以稱許者果何如耶是可哀已
濬本皇太子因遼史列之宗室傳故仍存之

秦國王重元

聖宗次子

重元小字字吉只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
畏太平_{聖宗}三年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
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_興上益重之封為皇太弟
歷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重元處戎職未
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
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詔從之賜以金券誓

書道宗即位冊為皇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
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清寧_{道宗}九年
車駕獵灤水以其子涅魯古素謀與同黨陳國王陳六
知北院樞密事蕭胡覩等凡四百餘人誘脇弩手軍陣
于帷宮外將戰其黨多悔過效順各自奔潰重元既知
失計北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先是重
元將舉兵帳前雨赤如血識者謂敗亡之兆 評曰重
元之逆蓋遭母子之變者也觀其母欲密謀立之而即
以所謀白上豈有覬覦非望之心執向使終守其節則
太弟太叔之封金券誓書之錫可保無虞矣乃惑於其
子之謀以犯大逆殺身大漠應讖雨血雖自悔失計其

何及也悲夫

安定郡王涅魯古重元子

涅魯古小字耶魯縮性陰狠興宗一見謂曰此子目有反相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年進王楚為惕隱清寧道二年出為武定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說其父重元詐病竢車駕臨問因行弒逆九年秋獵帝用耶律良之計遣人急召涅魯古涅魯古以事泄遽擁兵犯行宮許王仁先率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為近侍詳穩渤海阿廝護衛蘇射殺之評曰涅魯古為逆於道宗之世而不敢肆謀於興宗之朝者豈非以興宗素知其目有反相而忍之不發哉昔太祖以察

割目若風駝面有反相則勅近侍曰朕若獨居毋令人門其防之也蓋如此而興宗乃王之安定又進之王楚又任之惕隱是授之以為逆之柄矣能無逆乎且帝不特失之涅魯古其於重元已失伶人所以笑其癡也嘗考別傳帝狎昵重元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伶人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嗚呼既許傳位又賭居民城邑儻非伶人和局輸去矣故灤水之變皆興宗不能預防也

晉王敖盧幹

晉王小字敖盧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髻
亂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
入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幹嘗入
寢殿見小底茶刺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
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
歸心保大祚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覲與其母文妃密
謀立之事覺余覲降金文妃伏誅敖盧幹實不與謀免
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幹得人心不
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幹曰安忍為蕞爾之
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評曰按史論
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幹重君父之

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乎大畧得其肯矣後讀蕭奉先
傳云奉先誣耶律余覲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
覺殺昱余覲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覲為
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
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歎立晉王爾若以社稷計不惜
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
心益解體又讀余覲云余覲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
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為天祚元妃
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覲將潛圖之適耶
律撻葛里之妻會余睹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睹
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事覺

殺昱及捷葛里妻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懼不能自明
被誅卽引兵叛歸女直余覲既入女直為其國前鋒引
婁室孛革兵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
能敵率衛兵入夾山由此觀之則晉王之死實奉先歆
立其甥秦王故深忌余覲之歆立其甥晉王而乘余覲
之引女直入寇遂謀殺晉王以行其立秦王之意也昔
吳楚以誅錯為名袁盎請殺錯以謝吳楚之師而吳楚
卒不可却徒殺一議臣以傷國體女直為余覲所引蕭
奉先請殺晉王以絕余覲之望而女直卒不可退徒殺
一賢子以傷大倫嗚呼景帝殺臣以伸袁盎之怨君子
猶或非之况殺子以行奉先之意乎然則天祚不但
君且不父矣

四

